



# 如果一个女人独自去旅行

《浪游记》让几种旅行体验 混搭于一册，这种阅读体验像极了平日里人们围坐在一起喋喋不休谈论旅行的模样。

□ 沈杰群

在不能远游的抗疫宅家时间里，我们开始 颅内环游世界，依靠挖掘自己往昔的旅行记忆去填补内心需求。我们习惯于和朋友们一面追忆 那年今日我去了哪儿，一面尽情幻想 我下一个要买票奔赴的地方究竟是哪里？

于是，在这个节点出版的新书《浪游记》，堪称一场书页间的大型云游，每个字都长在我们呼唤远方的情绪点上。

《浪游记》是王恺、韩松落、尼佬这三个70后作者 六手联弹 的旅行之书：从兰州附近快被遗忘的小镇，到长江流经的城市；从湄公河畔王宫附近的古老银器店，到西湖边凌晨4点的茶会；从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脚夏尔巴人那碗豆汤饭，到印度那场与神庙频繁相遇之行；从寻觅真的张爱玲故居，到偶见西域的那片霞光

3位作者的旅行观念和风格迥异，驻足之处和凝视的角落都没有太多相似点。正如韩松落总结的：风景竟然会因人而有所不同。

《浪游记》让几种旅行体验 混搭于一册，这种阅读体验像极了平日里人们围坐在一起喋喋不休谈论旅行的模样。明明彼此都在诉说着截然不同的陌生故事，那些经历各有各的斑斓色彩和浓郁气息，但是你永远不会嫌多、厌烦，因为旅行本身就是一种 无限生长 的美学。

或许，旅行自带的张力，正是存在于自己的珍惜与他人的 撩拨 之间，唯有一次次对神秘之境萌生心地神往的靠近冲动，你的旅途才能被一寸寸无限拉长 而不仅限于我们有限的假期时长，以及机票上 始发地 目的地 的固定距离。

不同的心境与人生阅历，决定了旅人如何 浪游，也就决定了他们旅途一日的色彩饱和度与故事容量。因此，读者得以在《浪游记》偶遇不同的人生。

旅行家 Lonely Planet 中文版资深作者尼佬 在我眼中一直是 极致穷尽远方的旅人。理性冷静的心态、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对外环境的包容度，让尼佬成了许多背包客的偶像。

在书中，尼佬的文字会展现大量超越我们普通日常生活的新奇体验，尤其是在异域既广阔又细腻探索，被举重若轻、富有画面感的文字记录下来，仿佛给读者播放一部生动可感的纪录片。

在尼泊尔，简陋的豆汤饭也许会比日照金山的美景更令你印象深刻；海拔4000多米的登山基地旁，一瓶啤酒可以与炒饭同价，但一想到这些啤酒是尼泊尔背夫们一步步负重徒步，跨越3000米海拔背到此地，你就不会觉得价格奢侈了。

尼佬在印度看到了最美丽的烟花，是在泰米尔纳德邦吹着南风的公路上；在四神庙地区，严重的山洪暴发，让他经历了此生几乎最长的一次徒步：整整13个小时。走到天黑，仍有两小时路程，尼佬打开 Kindle 最强的阅读光，用这可以照亮5米的现代产品，走完了朝圣者的归路。

旅行既是新鲜刺激的礼物，也可以是平凡的温度。在《浪游记》中，韩松落写，人们爱旅行，是因为旅行是感官盛宴，旅行的饱和度是很高的。事实上，方圆三公里内的一切，都是滋养，都在激活我们和世界的联系。感官开放的契机，都隐藏在日常生活里。

3公里的范围，就藏着诸多宝藏。这是韩松落在书中提供的另一张旅行 地图。他分享了颇有趣味的 三重地图 概念：了解和打卡一些经典地标，确认食宿地点，这是旅行的第一张基本地图；住久一点，就会嗅到更多烟火生活气息，拥有第二重地图。而对于生长于斯的本地人，一座城市与你的感情羁绊太深，因而你会得到第三重 最沉的地图，且这是最不会被 挪来挪去的流离 弄丢的地图。

如若你在意缓慢而深沉的滋养，旅行的 信息浓度 似乎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即使行走范围有限，你也会在寻常的感知里收获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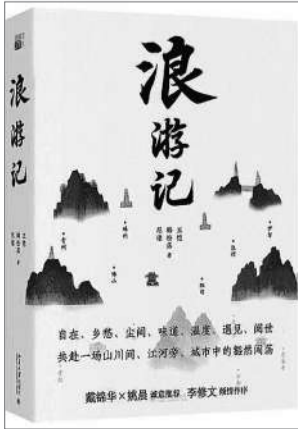
我们与有些旅途的结缘，并非出于休闲娱乐的目的。总有一些他乡的风景，是你在出差工作中意外 解锁 偶遇的。

王恺在《浪游记》里就分享了此前出差采访的经历。工作模式的 路过 匆匆忙忙，皆为无心凝视的 背景。只是，这样的背景也会为一些记忆留下深刻的底色。比如在一次沉重的采访中，离开之际，他看到 大月亮照得大青山影影绰绰，分外地威严，而在夜色里狂奔的车小如虫蚁。

这样的旅途，山山水水显得 淡漠，我们则更专注于审视一些陌生人在世间存在的状态，解构 生活 生存 这些词汇的深意。

而在创作旅行文字时，王恺的视角适合对人文感痴迷的读者，即使写到百媚千红的都市，他的文字也透着一份专属于思考者的冷峻与疏离。

在王恺看来，旅行是与日常生活的背离，他倾向于随心所欲或者无目的的出游，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更像一种古老的文学模式。而不同的作者聚在一起，可以共同书写 乡愁 浪漫 还有 异乡。无论是现代还是古老，无论在 生活需求 中占据多少比例，旅行亦是我们人格某个侧面的投射。旅行可能不会成为直接左右你生活现状的绝对因素，但也总会在一些灵肉需要大口自在呼吸的时刻冒出来，撩拨你，提醒你这件事存在的必要性。



视觉中国供图

不愿分开的姐妹强行占有

体验和感受不同的文化，原本就是旅行的目的之一。只是我们不知道，这种不同或者冲突，会在多大程度上超过想象。比如，吉尔吉斯斯坦的抢婚文化。

法特兰讲述了这样的故事：19岁的阿丽亚姆盛装打扮，准备去参加闺蜜的订婚聚会。她离开家乡的小村庄在比什凯克学习德语，有一个情投意合的男朋友，准备大学毕业后再一起移居德国。

订婚聚会的现场，闺蜜的未婚夫邀请阿丽亚姆出去走走，并带她上了一辆汽车。车里，有5个同村的男子。阿丽亚姆慢慢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她被抢婚了！那个未婚夫声称阿丽亚姆才是他所爱的人，他要带她见父母。

简直匪夷所思！快逃啊，我替阿丽亚姆愤怒和着急。光天化日之下，就没没人管吗？那个男子的家人、朋友，还有其他村里人，就眼睁睁地看着，甚至参与绑架！并且，阿丽亚姆的男朋友、父母、家人，也就这么认了？他们得知消息后，赶到 绑架者 家中，却对所谓的 习俗，选择了退让。要知道，那些被抢女子的母亲、奶奶，她的婆婆，婆婆的婆婆，都是这样被抢来的。一个被抢婚的女子，即使回到父母家中，也会遭人白眼，她们只能认命。

阳光灿烂少女的美好人生，就此戛然而止。除了极个别，绝大多数（超过90%）被抢婚的女子从此与梦想和原先的生活告别，走进茫然不可知中，很快成为母亲，再也不会逃离。此时，你能简单地责怪一个女人，怒其不争吗？

在当地文化中，这种绑架有一个专有名词：阿拉卡丘。尽管后来法律禁止抢婚，可旧观念根深蒂固。2021年4月，一位27岁的女性因反抗抢婚被杀害，吉尔吉斯斯坦的女性，才奋起抗议由来已久的 阿拉卡丘。

法特兰去中亚 探险 时，土库曼斯坦并不对所有人开放，按要求，导游必须一路跟着她，出于 安全 考虑；她是如何保留下总统从赛马上摔下来的 禁照 ？哈萨克斯坦的核爆实验场，也曾一度是禁地，他们通过盖格计数器的声响，探寻掩埋地下的辐射物；还有干涸的威海边捕虾的中国人，吉尔吉斯斯坦平原上古老的德国门诺派教徒，以及这些 斯坦 国家女性的生活。

这让我想起卡帕卡 卡萨波娃的《边境》。《边境》探索的是巴尔干半岛，作者索性在当地的村子里住了下来。显然，《边境》比《中亚行纪》要成熟，可那种无所畏惧的 劲儿 却一样。在中亚的高山、沙漠间游走的法特兰还不到30岁，专门和男朋友买了一枚戒指，好告诉别人她结婚了，避免旅行中不

必要的麻烦。

每一本旅行记的背后，都是文化，这才是它的灵魂。包括为什么我们会对独自旅行的男性习以为常，却不太习惯一个女人孤身远行。

作家在旅行中寻找文化的渊源，探索文化的差异，也通过自身的行为 旅行和写作，呈现和阐释文化。有关旅行的一切中，性别的差异起着怎样的作用？

或许可以看看简 莫里斯。《巴黎评论》把她收入 女性作家访谈 里。

原本，她是他 詹姆斯 莫里斯。人生前36年，他以男性的身份生活。服过兵役，在6700米的雪山上，报道人类第一次征服珠峰，和家人一起旅居威尼斯。改变性别之后，她出版了十几本书，70多岁时，依然出门远游。简喜欢独自旅行，带着之前身为男人获得的自信，一心只思考要写的地方。她对当地环境和细节保持高度敏感，不想让自己因有人陪伴，尤其是喜欢的人陪伴而分心。旅行是孤独的，而孤独却是作家的必需品。在这一点上，没有性别。

其实，我们看的旅行记，不论是否独自前行，记述的都是过去而非当下。它之所以让我们着迷，是因为过去和未来是一条斩不断的线，我们正站在线上的某一点，背靠无法摆脱的过去，面对不可预知的将来。

# 抵达文化人格的化境

评《风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风骨》一书的 风骨 蕴含三层含义，首先文品及人品皆是风清骨峻，其次本书写作也讲求去除藻饰，以端直为本、以情真为翼。

《风骨》文题直接亮明学人的自我要求或学术要求，舒晋瑜从平等的对话语境中发掘采访对象宽厚睿智的心灵向度，她的思考呈漾开式圆波节律，层层推进。文章皆以采访手记开篇，铺设生活语境，运用他视角（作者）和我视角（学人）相结合的叙事策略，在人物重要经历的记述中埋设论题。作者扣住 情怀，特别注重观察学人对人与世界的感情。例如，我的观点在人家看来太新潮（周有光）；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马识途）；我什么主义 都不管（钱谷融）；我毕生追求美文（谢冕）。这六篇文章以我想 为落点，表达个体的生命态度。作者采用顺流式叙事行文，巧妙从他视角落笔，折回我视角。不到绝顶永远不停（许渊冲）；像小草，更像战士（草婴）；即使像蚂蚁般，也要写下去（宗璞）；努力给历史留份底稿（宁宗一）；提倡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丁帆），这类文章实际是逆流式叙事，由其学术贡献切入，从我视角下沉入他视角。我 他 搭建全书框架，具体到人物素描，作者又内嵌一重内视角/外视角的结合，由采访对象的自审和采访者的他审，结构每一篇文章的筋骨。

舒晋瑜的记述，提供了当代学人的私人记忆和日常记忆，从中彰显学者一生的淡定与自持，她用丰富实例，破解治学及为人之道。我认为，文中之道的核心在于求真、求实、求美，而求真之器是由律己申发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钱谷融倡导 治学的道理和做人是一致的，首先必须真诚 我什么主义都不管，就是凭自己的感受，说自己的真心话。 真正的批评家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不会因为私人感情不讲真话。 吴小如坚守父训 做学问首先是做人，就是人品要好。谢冕秉承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张承志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外号 凶神一号 的蒋子龙，永远对生活饱含 深情。

学人以人文关怀再现其所处的时代，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见证且参与一个时代的文学。冯其庸的学术研究依托三证，即文献记载、地面遗迹、地下古迹。温儒敏恪守恩师王瑶教诲：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雷达告诉读者他应是一个真实的、热烈的人，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人，一个绕系着文化精神冲突的人，一个心灵在场、注重从体验出发的人，一个与我的年代的生活和心灵紧紧相连的人。 彭荆风书写云南边疆70年，足迹遍及红河、怒江、澜沧江流域；韩少功开发湖地的民俗、风物、语言。邓友梅建议文学绝不可 随大流，作品要有趣且有意。拥有 四驱马车 的冯骥才，反复提及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必备的使命感，无论是我早期的问题小说、伤痕小说，还是后来的文化小说，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即使有一些看起来是历史小说，实际都和当代社会有密切相关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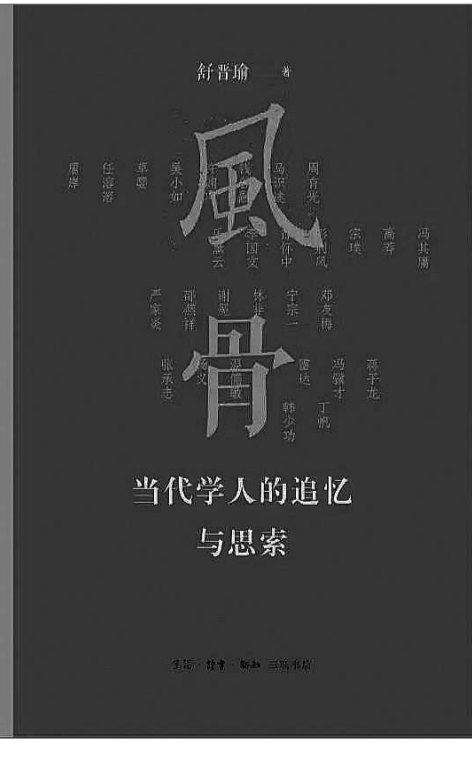
在思想性之外，学人的创作或译介，皆讲究艺术性层面的古雅与抒情。宗璞作品追求 诚与雅，特别指明 雅 源于不厌其烦地改造；高莽以文学和绘画的理念互补，实现与世界的沟通；屠岸不懈追求美，耐心发现美。草婴要求翻译家必须对作品人物有共情；许渊冲一生追求诗译，提倡 三美，即音美、形美和意美，他会不断自问：译文中是否可见无色的画、听见无声的音乐。

《风骨》通过学人以笔为旗的经历，提供给读者的可复制性经验是什么？

首先，践行信念的重要性。书中 文苑名师 通过 想 和 做的以身作则，抵抗名利的诱惑与牵扯，固守信念。谢冕说 我一辈子只做文学，文学只作了诗歌，诗歌只作了新诗，新诗只作当代诗。也许我的才华在别的方面，我对园林、对服装、对饮食等都有兴趣。但几十年过去了，我只做了一件事。 杨义以学术为第一生命，学术是毕生唯一乐趣和整个事业。冯骥才喜欢为理想而活着，为理想承担责任。

其次，文化自信的必要性。当代学人深切感知中华文化向心力，其学术探索充分论证 自信 他信 互信 共信 的文化自信实践路径（张

通过与29位学人的访谈，聚合生活轨迹、人生思考、文艺创作三个题材域，凝练他们的高洁品性与旷达文风。



□ 戴瑶琴

《风骨》以人品和文品为关键词，呈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舒晋瑜通过与29位学人的访谈，聚合生活轨迹、人生思考、文艺创作三个题材域，凝练他们的高洁品性与旷达文风。作者选择从学养切入，讲述当代学人 风骨清奇的为人、明朗刚健的为文，在治学中保持对信念的忠诚、对生活的热忱、对文学的赤诚，其作品立足中国大地，承继中国文化 and 中国画中国气象。

王运熙诠释《文心雕龙》风骨论时说道，风为清、显、明，是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骨为精、健、峻，是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刘勰理解的文风之清依赖作者的意志、气质和品格。作者的思想感情激发爽朗，就产生作品风貌的清明显豁的特征。（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